

○ 徐宏智 著

台湾珠宝商和他的情人

沈阳出版社



台湾珠宝商和他的情人

徐宏智著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反映当前社会爱情、婚姻、家庭、道德的通俗小说集。有台北舞女和她的情人的真挚的爱情故事。他们秘密辗转日本、香港历经无数曲折、惊险回大陆取宝；有描写纯情少女由于失恋误入歧途，成为一个女扒手；有在社会、家庭的旧世俗重重压力下的爱情悲剧；有冲破种种旧道德观念束缚的独立女性，还有寻求金钱刺激而出卖肉体的可悲灵魂。

这部小说集的人物形象鲜明，语言隽永晓畅，情节跌宕起伏，或险象环生，或情意缠绵，爱与恨的交织，纯情与负义的反差，造成小说错落有致，动人魂魄的力量。这部通俗小说可读性强，读后令人深思、令人猛醒，给读者以人生的启迪。

目 录

台湾珠宝商和他的情人	1
男警官与女扒手	48
贪婪者的梦	72
她走向牢门	86
谁是骗子	104
窃金大盗	114
歌星的爱情	125
苦涩的重逢	159
我是一道闪电	170
明宫凄凉月	189
欢欣的泪水	223
迷人的微笑	239
空中小姐	250
诗恋	264
她悄然离去	276
孤独岭的呼唤	287
鲨鱼礁魔窟	305

台湾珠宝商和他的人

两年前，日本“朝日新闻”转载台湾“中国时报”一条消息：“据权威人士透露，台湾珠宝古玩商某公，最近得知中国辽东山区某古水洞秘闻。然而，此公借到日本洽谈生意为由，已离台月余未归，可能有逃往大陆之动机，凡我国民应力阻云云……”

当时这条消息立刻轰动了日本国，古水洞有何秘闻？珠宝商又是何人？人们议论纷纷。平静的东京似乎陡然间紧张起来，各条神经仿佛都在颤抖，国民党派员和便衣特务们纷纷来日本，暗暗撒下罗网，企图把那个珠宝商捕获，押送回台湾。

仁爱路三段二号

仁爱路三段是台北市高级住宅区。

这里，大部分都是国民党将官的公馆，二号是一幢崭新的西式小洋楼，墙壁是黑白两色三角形大理石贴面，颇有现代派建筑艺术特色，楼顶又是古罗马教堂式尖塔形，显得古老肃穆。因此，这幢小洋楼在仁爱路三段是最突出的。每逢周末，小洋楼的院内及院外，便停满了各种高级小轿车，可以说宾客盈门，热闹非凡。

小洋楼的女主人名叫白雪梅，是台北市有名的交际花，原是凤凰舞厅红极一时的舞女，17岁那年，嫁给了比她大二十多岁的陆军司令王相武，于是，她过了20年司令太太天堂般的生活。而今，司令患病，到美国休养和前妻的儿子团聚去了。白雪梅呢？一点也不寂寞，她反而更加自由地过上了比天堂还惬意的生活。

银行家张百乐，橡胶公司董事长刘庆元，警备司令马武，游乐厅哈总经理，以及官太太阔小姐们，都是她家的常客。然而，最受欢迎的是国萃珠宝古玩店老板郑满堂。他们之间究竟有什么深交厚谊，谁也说不清，有什么风流韵事，谁也摸不准，只是默默地注视着，窃窃地私语着，没有谁出面指责，或善意的劝说，因为大家都有隐私，都想在这幢舒适的公馆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何况女主人又是一朵带刺的玫瑰，弄不好被扎得头破血流，甭想再登门寻欢作乐了，这是一所避风港安乐窝呀……

入冬的一天周末。

小洋楼里布置一新，宽敞明亮的大客厅里，换上了一色桃花心红木家具，几张新式大靠背沙发，塞满了黑丝面鸳鸯戏水的湘绣靠枕，人一坐下去，就会陷进去一半，倚在柔软的丝枕上，十分舒适。案头的古玩花瓶内，四时都插着滴露的鲜花，这里，冬天有暖炉，夏天有冷气，坐在大厅内，很容易忘记外面台北市的阴寒及溽暑。

下午，银行家、董事长、总经理、司令官和太太小姐们，都陆续走进了客厅。宾客们有的在高谈阔论，有的在悠闲的聊天，有的呆坐喝着可口可乐，有的不停地吸着一支支香烟。小姐们则有滋有味地嚼着麦司卡林……

大家坐了好一会，还不见女主人白雪梅下楼，银行家有点沉不住气了，拽过一个侍女低声询问：“怎么了，太太身体欠佳？”

侍女用眼睛扫视了一下客厅，诡秘地笑了笑：“还缺一位哩！”

银行家恍然大悟，可不是吗，珠宝古玩店老板尚未光临，唉，这个慢性子郑满堂，干嘛害得大家久等？他不禁发起牢骚来。马司令也有点压不住火了，愤然地说：“王太太实在是偏向，大家都是老朋友嘛，难道姓郑的不来，这个周末就不过了？扫兴！扫兴……”

他们的牢骚早已传进白雪梅的耳朵，她不高兴了，一个侍女传下话来：“诸位先生、太太小姐，我们夫人说了，哪位等不及就打马回宫，自行方便啦……”

大家都愣了一下，有的埋怨银行家多嘴，有的说马司令太粗鲁，得罪了主人。好端端的一个周末，干嘛寻找不愉快呢？

恰好这时，珠宝古玩店老板郑满堂出现了，大家一阵雀跃，他双手抱拳说：“对不起，兄弟来晚一步，请诸位原谅。”

人们都围过来寒暄，此刻的银行家和马司令似乎也忘记了刚才的不愉快，上前拉住郑满堂的手说：“老兄，又是一批买卖得手了吧？”

“哈哈，郑老板一刻值千金呀……”

“羞愧，羞愧，兄弟事务缠身哪……”

客厅的门轻轻被拉开，人们的眼前陡然一亮，在场的贵人名媛，无论是身着昂贵的紫貂大衣，或围着火狐狸的太太小姐们。都黯然失色。只见白雪梅披着一件款式别出心裁的翻领束腰的白狐大氅，轻盈地闪进来，带进一阵香浪，这是甜蜜浓郁的香气，富于刺激性和渗透力的香气。她，虽然已是中年，但那光洁的面容，秋水般的大眼睛，挺直秀气的鼻子，小巧甜润的红唇，及颀长苗条的身材，看上去恍若二十几岁的少女，令人惊叹。

在浓妆艳服的人堆中，白雪梅像个冰雪组成的精灵，冷艳逼人，威慑了整个大厅。同时，又仿佛给人们注入了新的兴奋剂，立刻出现了异常热烈的气氛。

面对男人们的吹捧、赞扬，女人们的嫉妒、嘲讽，她不喜不悔也不嬉笑，显得那么庄重娴雅，文静大方。当她的目光和郑满堂的目光相遇时，白皙的脸庞立刻舒展开了，那雕刻似的甜笑又固定在她那俊俏的脸上。

“咱们先跳舞吧！”

明亮的大客厅，迅速地落下了拖地长帘，随之而来的是柔和、温顺的各种彩灯交替闪光，人们和着音乐的旋律，如痴如醉地摇摆起来，有的则搂着太太小姐们跳交谊舞。白雪梅和郑满堂自然是一对配合默契的舞伴，他们那娴熟的舞步，高雅的动作，精湛的技巧，常常令人羡慕倾倒，成了舞会的王子和皇后。

直到晚上，餐厅大排盛宴华筵，招待贵客宾朋，首先是上海名厨的京沪大菜，什么金银火腿，贵妃鸡，火炆大虾，醉螃蟹，各种名酒、香槟，白兰地，而后，侍女捧上雪白的喷了明星花露水的面巾，请客人们拭面，有几对情人到各自的客房幽会去了，银行家、董事长、马司令和郑老板走进了麻将间。这里，有设计得十分精巧的麻将桌，舒适的麻将专用椅，和自动升降的麻将灯，四个人坐下来。一边抽着特制炮台牌香烟，一边津津有味地玩牌。

当牌局进展激烈时，白雪梅换上了白色轻装，周旋在牌桌之间，踏着风一般轻盈的步子，来回巡视着，指点着，像个通身银白的女神，替那些败阵的人祈祷。

银行家的手气总是那么好，他不停地大笑着，玩牌，如他的事业一样，扶摇直上，成就相当惊人。开始，他只是一个铁

工厂的小老板，几年时间，他购地建了化工厂、纤维厂、涤纶厂，手下有员工近万，最近又开办了亨通银行，是个腰缠万贯的人。

郑老板呢？珠宝古玩店不够景气，牌桌上又偏偏处在败北阶段他蹙着眉头，不时眨着眼睛向白雪梅求救，她忙把黑丝椅垫塞在郑满堂的背后，怜恤地安慰这个命运乖谬的情人。

“还早呢，下四圈该你摸清一色了。”

侍女端来一碗杏红豆腐，上面放着两颗艳红的大樱桃，她接过来亲自递给郑老板：“吃一点，莫急。”

到了第十二圈，郑满堂突然失声叫道：“啊，老天，四喜临门，这可是多年不见的怪牌，东西南北全齐了，外带自摸双，人家说和了大四喜，兆头不祥呢。”

“谁说的？”白雪梅咯咯地笑着说：“你倒霉了一辈子，和了这副牌，从此否极泰来，嘻嘻，快搂钱！”说着把麻将撒满了一桌子……

小餐厅里，男宾女客们，每人吃了一碗鸡汤银丝面，夜宵之后，仿佛余兴尚浓，各自去寻找五花八门的刺激，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世界，什么习性、嗜好、素养、经历等等，把这个小天地组织得丰富多彩。

夜去昼来，人们在这永不停歇的循环里，扮演着快乐、称心、悲伤和痛苦等形形色色的角色，有谁能自悟大彻呢？

自然循环守着秩序而恒久不变。

秘闻的泄露

台北。美景区。红艳酒吧。

郑满堂经常到红艳酒吧呆坐。自从前年妻子病逝以后，他领着女儿燕燕孤独地生活着，虽然每周末到白雪梅公馆消磨时间，但是，总觉得生活中缺少点什么，究竟缺少什么呢？

酒吧间的中央小舞台上，乐师弹着钢琴，女歌星轻握着麦克风，演唱着流行歌曲，音色平平，姿态却撩人。领班不时拉着浓妆艳抹的少女，招待着来客，侍女端着银盘送来一杯杯饮料和小点心。

“郑老板，干嘛呆坐，要不要漂亮小姐陪陪？”领班满脸堆笑地说。

“谢谢，我想一个人坐坐。”

“也好”，领班低声说：“这位歌星名叫柳青，是我们新雇来的，能唱西洋名曲，国语歌儿，还能唱东北民歌儿哩……”

郑满堂听了眼睛不禁一亮，忙说：“请她唱一首东北民歌吧！”

“好咧。”领班喜滋滋地走了。

不一会，小舞台上的音乐变调了，女歌星放下麦克风，放开了压抑的嗓子，一只陌生而又谙熟的歌儿脱口而出——

云漫漫，雾朦朦，
山隔海阻路难行，
恨只恨，腋下无双翅，
何日故土见亲人……

歌声像一束炽热的激光，在人们内心世界的最深处，掀起了阵阵涟漪。郑满堂陷入了沉思，四十年前，他还是个七八岁的孩子，在辽河西岸的高粱地里奔跑玩耍，大声地唱着二人转，何等快乐，是内战的炮火，打破了他童年的梦，随着父母逃往台湾孤岛，一别就是几十载，留在大陆上的乡邻好友们还健在吗？

云漫漫，雾朦朦，
隔山隔水难隔心，
悔只悔，抛家离故土，
谁怜天涯流浪人……

女歌星唱到此处，热泪夺眶而出，歌声戛然停止，整个酒吧一片静谧，人们仿佛听入了迷，回到那遥远的故乡。郑满堂已经是老泪横流了。近几年，不知为什么，他患了思乡病，那奔腾的辽河、浑河、太子河总在梦中出现，歌声更使他激动万分。他慢慢站起来，走上前去，向歌星鞠了一躬说“谢谢，谢谢你，你唱了一首好歌儿！”掏出一千块递了过去。

“先生，您是东北老乡吗？这小费……”歌星用颤抖地声音说，“今天，我总算遇到知音了。”

“我们是老乡呀！”郑满堂说完，离开了酒吧。

第二天，郑满堂正准备去红艳酒吧，白雪梅打来电话，十分幽怨地说：“满堂，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

“今天？今天是……”

“你呀你，今天是我生日。”

“噢，对不起。”郑满堂歉意地说，“我马上到你家去祝寿。”

3段2号小洋楼门前很冷落，没有往日小轿车云集的热闹景象，郑满堂感到诧异，他轻轻走进客厅，见白雪梅正伏案挥毫，那坐态透溢出温文尔雅的风度，那微微蹙蹙在一起的细眉，那轻轻地抿在一起的小嘴，以及鼻尖上那层香汗，都恰到好处地表现出她的美。她忍不住上前，在白雪梅那后颈上栽了一个热吻。

“你在写信？”

“向老头子要钱。”

白雪梅把信扔在一边，说：“满堂，你送我什么礼物？”

郑满堂忙递过去一个长方形天鹅绒包面的小盒子，白雪梅打开一看，是一条设计精美的金项链，项链中间内嵌着一个大A，A的中间有一颗闪闪发光的红钻石。

“好名贵，快给我戴上。”

郑满堂给她戴好项链，两人紧紧拥抱。

“真难为你，花费这许多钱买这样昂贵的礼物。”白雪梅打开皮夹，拿出一张写有10万元的支票说：“你先拿去用吧！”

“不，这怎么行呢，你过生日，我理应送礼物呀！”郑满堂推却着，虽然他知道白雪梅如同一台印钞票的印刷机，有挥霍不完的钱，但总不能花她的钱呀！

“唉，拿去吧。”白雪梅有些伤感地说：“我知道你经常去红艳酒吧，有一位歌星迷住了你，花钱处多着呢……”

“雪梅，你多心了。”郑满堂忙解释说，“她是一个东北老乡，只是同情怜悯。”

“我知道，不过人家是少女，可我……”

“你依然是那么妩媚，迷人。”郑满堂诚恳地说。也许是人生阅历和饱经忧患的空虚吧，在她容貌之间，凭添着凄艳动人的情致。

“你很会说话。”白雪梅坦率地说，“不错，爱慕我的人现在还有，可悲的是，凭什么也不信了，男人我都看透了，没得手时一片热忱，过后就是冷淡，何必再看一出戏呢？”

“雪梅，难道我也信不过吗？”

“你，堪称我忠诚无欺的朋友，也许是这样。”

朋友。是呀，几年来他们相亲相近，可以说是知心朋友，还从来没有更多的奢望或越轨行为，两人之间最主要的是感情而不是肉体……

“雪梅，我是非常珍惜我们的感情的。”郑满堂十分虔诚地

说，“希望你能理解。”

白雪梅默默地点着头。记得早在二十年前当舞女时，他们就相识相爱，可是郑满堂有家，有一个贤慧的妻子。后来白雪梅被陆军司令王相武看中，强行娶了去，这许多年来他们的关系没有断，但总不能生活在一起，如今郑满堂的妻子故去了，两人该结合到一块了。想到这里，白雪梅动情地说：“满堂，今天我生日，没有张扬，谁也不请，你我出去好好玩一玩吧！”

“好，我们走吧！”

他们坐着“奔驰”280轿车来到时代大厦。大厦的大转门两侧，贴满了许多明星舞女们半裸体像片，招牌上写着：钢琴演奏，旋律优雅，名贵美酒，欧美大餐，舞女献技，歌星伴唱，高档商品，保君满意。原来这里的地下和一至三楼是百货，四至五楼是浙粤菜饭，六楼和七楼是西餐馆，八楼是保龄球，九楼是儿童电动游乐场，十楼是舞厅，走进时代大厦，可以任意选购商品或随意玩乐。

白雪梅在服装柜台，为郑满堂购买了一套高级新式西装，然后走进一家餐馆，要了一个洋葱乳鸽，一碗龙虾汤，生炒鸡丝饭，一杯爱尔兰咖啡。这都是郑满堂最喜欢吃的。白雪梅歉意地说：“咱们先简单吃点，到舞厅跳舞去。”

晚饭是欧美大菜，他们喝了许多酒，两个人都有些醉意了。来到咖啡厅雅座，白雪梅深情地望着郑满堂：“你最近又消瘦了。是不是为店里操心哪？”

“是的，近年珠宝生意不景气，买卖难做呀！”郑满堂叹了一口气，低声说，“我想回大陆。”

“回大陆？你疯了？”

“雪梅，大陆是我们的根呀！”

“想去寻根吗？”

“是的，在这个小岛是没有出路的，购不进上乘珠宝古玩，我这个店怕是混不下去了。”

“满堂，我倒有一批希世珍宝，可惜……”

“你有？雪梅快说，可惜什么？”

“可惜这批珍宝在大陆。”

“在大陆？”郑满堂心里凉了半截。

“不过，珍宝藏在最隐秘处，恐怕至今还没被人发现。”

“果真？”

“谁还唬你不成。”

白雪梅喝了一口咖啡说：“还是听老头子讲的，他父亲原是国民党高级将领，在沈阳兵败后，接到蒋介石手令，把一批伪满时的珍宝统统藏在辽东山区一个古水洞内，后来他父亲在一次战役中负了重伤，临死时，把一份藏宝的线路图和开暗洞的钥匙交给了他，这许多年他一直没敢露，怕遭来横祸……”

“那么，你知道线路图放在什么地方？”

“不知道，老头子口特紧。”

“我们找找看，万一找到就设法回大陆，过一辈子舒心安稳的好日子，你看……”

“好，只要你不坏良心。”

“雪梅，我对天发誓！”

“并非是我信不过，关系重大呀！”

“放心吧，我会周密安排的。”

“好呀，两个人在这里幽会，真会找地方呀！”

马司令突然出现在两人面前，白雪梅和郑满堂都被吓呆了，不知几时钻出个程咬金，这古水洞的秘闻会不会被他听见了呢……

飞往日本

马司令的突然出现，使白雪梅和郑满堂显得十分尴尬。但是，白雪梅毕竟是见过大场面的官太太；很快她镇静下来，不悦地冷笑两声讥嗤道：“原来是马司令，耳朵可够长的，你大概是属驴的吧？嗯！”

“笑话，笑话，敝人耳朵长倒是真的，不过我是属马的，哈哈……”马司令是个老色鬼，对白雪梅早已垂涎三尺，只是这个女人十分厉害，加上他曾是王相武的老部下，不敢造次，但贼心不死，今天，被他听去了只言片语，好像有了把柄，诡秘地放底声调说，“听二位谈什么秘闻，可否再详细谈谈，我洗耳恭听。”

“胡说！”白雪梅变了脸色，把咖啡杯往桌子上一摔，“姓马的，你好大胆，趁老头子不在，竟敢欺负老娘，你派人抓我吧！”

“不敢，不敢，太太息怒，太太息怒。”

郑满堂见两人僵持起来，忙站起来说：“马司令听错了吧？我们正讲红艳酒吧老板丑闻。好了，咱们到欧美大餐馆，我请客……”

一周过去了，还算平静，两个人提着的心慢慢放了下来。不过郑满堂几次想去仁爱路3段2号小洋楼，但老远见门前总有几个不三不四的人转游，会不会是姓马的派的便衣特务呢？

白雪梅也感觉到了，每次出家门，就瞥见有几个人挤弄眼，远远地跟在后面盯梢，她气急了，打电话给马司令质问，那个滑头司令则故意打哈哈，说等周末下午他去察看一下，抓几个坏蛋给她出出气。

有一天上午，白雪梅走出家门，故意急匆匆地拐进一个小胡同，贴墙站住，果然，一个便衣特务气喘吁吁地追上来，白雪梅一个急转身，怒目面对特务，甩开巴掌狠狠打了他两个耳光骂道：“瞎了眼的蠢驴，总跟着你姑奶奶干嘛？是谁派你来的？要拦路抢劫吗？”

“噢，不，太太，我……我……”特务捂着脸扭头跑掉了。

白雪梅出了一口恶气，可是特务们学乖了，不再紧跟而是远远地用眼睛瞄着，夜里，她发现小洋楼外也有人影晃动，看来姓马的一定是听到了什么，难道他要告发吗？

她打电话给郑满堂，约他明天夜里从后门溜进小楼，研究对策。

夜，阴沉沉的，没有月光，没有星光，路灯似乎也被夜色吞噬了。不一会，雷鸣电闪，大雨滂沱。

雨点子如爆豆似的敲打着玻璃窗，发着噼噼啪啪的声响。仿佛是滚动的摇摆乐。可是，白雪梅此刻则摇摆不起来，她正焦灼地等着郑满堂。烦躁地燃起一支香烟，吸了两口，然后又不安地把烟捏灭，等人是最令人痛苦的，时间已过，这个郑老板为什么还不来，是后门的钥匙丢了吗？还是出了什么差错？她慢慢闭上了眼睛，一忽儿见郑满堂被车撞的血肉模糊，一忽儿发现郑满堂被特务抓去，不祥的镜头不断在她脑海的荧光屏上叠出。

“叩叩叩！”突然传来一阵敲门声，听觉告诉她，那急促的敲门声不是郑满堂，于是，她披着睡衣惊慌地扑到床头，从枕下抄起那支灵巧的袖珍小手枪，怀着一颗狂跳的心走近门前，“谁？你是谁？”

“是我，太太，打扰了。”

“马司令？”白雪梅把小手枪留在衣兜里说，“深更半夜来有

何贵干？”

“有要紧事相告，请快开门。”

白雪梅只好打开房门，马司令脱了雨衣，进房四处看了看，然后关好房门，笑了笑说：“对不起，我在外面喝了点酒，路过贵宅，便进来讨口茶喝。”

“我这里不是茶馆。”白雪梅冷冷地说。但还是给他倒了一碗浓茶说，“喝吧，喝完快滚，我要睡了。”

马司令心里犯了核计，听手下人报告，见一个人影溜了进来，怎么没人呢？小洋楼内外都秘密搜查了，只差她的卧室，可是不见人影，也罢，趁着酒兴夜雨，何不与白雪梅美美地睡上一觉，不见得她只爱上一个郑老板，再偷眼瞅瞅睡衣开叉处那条雪白滚圆的大腿，欲火陡然燃遍了全身，他那发亮的秃脑门红润了，两只鹰犬似的小眼睛瞪圆了，嘿嘿地笑着说：“王太太，良宵难得呀！我老马对你的爱慕可不是三年五载了，打从在王司令部下时就……”

“住口！”白雪梅后退一步说，“夜闯私宅，你这个警备司令就不怕杀头吗？”

“杀头？笑话，今夜你答应我万事皆休。”说着伸开双臂扑了上去，紧紧抱住了白雪梅。

她用双手抵住他的胸膛，使劲地推着，挣脱着，把头转来转去，躲避着那张充满酒臭气的大嘴，气喘吁吁地说：“放开我！放开我！”

白雪梅气得浑身发抖，他伤害了她的自尊心，她要让他明白，白雪梅不是那种女人，她趁势猛地一蹲身，溜出了他的怀抱，顺手从睡衣袋里掏出小手枪说：“快滚，否则我就要开枪了！”

马司令哈哈一阵冷笑说：“太太，你那个小玩艺不顶用，只能在 20 米内有效，看我这个。”